

中小银行网点扩张与 企业信贷期限结构

李万利 刘晓剑 许均平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 湖南长沙 410000)

摘 要: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文考察了放松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引发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且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加剧了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并通过缩短银企距离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进而增强了银行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的意愿。本文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增强商业银行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能力,尤其是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此外,中小银行网点扩张有助于缓解企业“短贷长投”,且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强。本文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视角深化了对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微观经济效应及其异质性功能表现的理解和认识,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也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及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银行管制放松;中小银行网点扩张;信贷期限结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JEL 分类号:G30, G21, M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21)06-0114-18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和高

收稿日期:2023-08-09

作者简介:李万利,管理学博士,副教授,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E-mail:liwanli0223@hnu.edu.cn.

刘晓剑(通讯作者),经济学博士,副教授,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E-mail:liuxiaojian@hnu.edu.cn.

许均平,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E-mail:xujunping02@126.com.

* 本文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00206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2YJA790039)和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22JJ4010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质量引领,而这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但长期以来我国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供给的主要是短期资金,长期信贷资金供给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实体企业的长期投资和高质量发展需求(白云霞等,2016)。为此,企业不得不依靠短期贷款来支持其长期投资,由此造成的“短贷长投”现象,不仅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运行风险,甚至可能触发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钟凯等,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2022年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也强调:“银行机构要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仅要体现在信贷资金供给的总量上,还要体现在结构上。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高度集中的银行业结构是导致长期信贷资金供需不匹配的重要原因(白云霞等,2016;钟凯等,2016)。在金融抑制的制度环境下,出于风险控制等考虑,银行通常倾向于向企业发放短期贷款,而不愿意提供长期贷款。且由于预算软约束等原因,大型国有银行偏好将长期信贷资金提供给经营效率更低的国有企业,而实体经济中效率更高、更具增长潜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则面临信贷歧视,难以获取长期信贷资金支持,从而限制了其发展活力和成长速度(Song et al., 2011;钟凯,2016)。

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只有与其产业结构相匹配,才能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林毅夫等,2009;张一林等,2019)。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但中小银行发展却相对滞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完善银行业竞争结构。其中,最为瞩目的是2009年中国银监会出台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已在省会(首府)城市设有分行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该城市所在省(自治区)内的其他城市再申请设立下设分行和支行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在法人住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设立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同城设立支行,不受数量指标控制”。由此引发了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的迅速扩张,其网点数量由2003年的7425个增长到了2018年的34806个¹。

理论上,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一方面有助于打破原有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加剧银行竞争(张杰等,2017)。随着企业周围分布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增加,企业可以选择的银行数量增多。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加剧,削弱了信贷市场上的“卖方势力”。迫于竞争压力,银行将增加高风险的长期信贷资金供给,并通过延长贷款期限的方式来争夺和锁住客户(马君潞等,2013;刘莉亚等,2017)。另一方面,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改变了企业周围银行网点分布的地理结构,缩短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盛斌和王浩,2022)。银企距离缩短有助于银行获取企业更多的

1 尽管受疫情和数字金融发展影响,2019年和2020年银行网点数量出现了缩减。但不同于国有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持续缩减,2020年之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仍在扩张。其中,2022~2023年分别增加了318个和919个,总量分别增长到了15242个和20059个。

私有信息,增强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控制,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导致的信贷违约风险(Knyazeva and Knyazeva,2012;许和连等,2020),进而提高银行为企业发放长期贷款的意愿。特别地,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中小银行在挖掘和利用企业“软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在为缺乏“硬信息”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比大银行更具优势(Berger et al.,2017;林毅夫等,2009)。因此,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可能在帮助中小企业获取长期信贷资金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考察了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即企业周围分布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越多,其信贷期限结构越长。通过比较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差异化影响发现,相对于大企业,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中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延长作用更强,表明中小银行能够发挥服务中小企业的优势,支持了“中小银行优势假说”。且相对于国有企业,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强,表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也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在获取长期信贷资金时所面临的产权歧视。机制检验发现,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加剧了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并通过缩短银企距离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进而增强了银行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的意愿。进一步考虑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发现,虽然数字金融发展可能会抑制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但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利用数字金融技术提升信息获取和信息甄别能力,从而增强其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能力,尤其是为更加依赖“软信息”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最后,本文还发现,中小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有助于缓解企业“短贷长投”,且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强。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已有研究大多基于所有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考察银行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则将研究对象聚焦在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通过构建企业层面中小银行网点空间分布数据来刻画每个企业所面临的特定银行环境变化,考察企业周围中小银行网点分布数量增加对其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可以更直接、更精确地捕捉和识别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的微观经济效应。第二,本文通过比较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差异化影响,发现中小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更具优势,支持了“中小银行优势假说”。这不仅深化了对中小银行异质性功能表现的理解和认识,也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支持。第三,张海洋等(2022)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会抑制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扩张。本文则进一步发现,虽然数字金融发展会抑制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但数字金融技术也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信息获取和甄别能力,从而增强商业银行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能力,对已有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第四,银行信贷结构关系到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支持力度,不合理的信贷结构长期持续不仅会加剧实体经济运行风险,甚至影响金融稳定。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银行竞争对企业融资约束及融资成本的影响,本文则揭示了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在改善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较短的原因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从资金供给端出发,认为企业贷款期限较短是银行主导下企业被动接受的结果。根据信贷期限结构理论,银行通过与企业频繁签订短期信贷契约可以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评估企业的还款能力,从而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控制。因此,银行通常不愿意为企业提供更高风险的长期贷款,而是偏好发放短期信贷来降低代理冲突和道德风险(Rajan, 1992; 马君潞等, 2013)。另一种是从资金需求端出发,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频繁与银行谈判来完善信贷契约,降低信贷成本。因此,企业使用较多短期借款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Custódio et al., 2013)。

针对中国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较短的现象,现有研究大多都支持了前者,认为金融抑制导致的长期信贷资金供给严重不足是其主要原因。例如,白云霞等(2016)研究指出,中国企业约80%的长期投资无法获得长期资金支持,企业将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并非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备、利率期限结构不合理等导致的长期信贷供给短缺。类似地,钟凯等(2016)也发现,金融抑制的制度环境导致的长期资金供给不足,是造成我国企业“短贷长投”现象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盛天翔等(2017)研究认为,由于长短期信贷利差较小难以弥补长期贷款更高的风险,因而银行更偏好发放短期贷款,减少长期贷款的投放。在此基础上,王红建等(2018)研究表明,放松利率管制能够提高对长期贷款的风险补偿,促使银行愿意为企业发放更多的长期贷款,从而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另外,银行竞争也会影响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刘莉亚等(2017)利用6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发现,银行竞争加剧会促使商业银行追逐风险更高的资产,提高长期信贷资金的配置。然而,马君潞等(2013)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却发现,银行业竞争会加剧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会导致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缩短。进一步,邹静娴等(2022)考察了减税政策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发现,减税政策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信贷契约签订过程中银企双方的地位,从而激励银行提供更期限更长的贷款以吸引和争夺优质的企业客户。此外,一些文献还考察了我国特殊的产权制度环境等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例如,李健和陈传明(2013)研究发现,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等尚不完善,企业家的政治关联身份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贷款。进一步地,陈耿等(2015)研究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信贷歧视会受到银行更严格的风险管控,导致其信贷期限结构明显短于国有企业。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银行网点作为银行为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和物理载体,其地理分布决定了实体企业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获取金融供给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程度,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放松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引发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可能会对企业长期信贷资金的获取产生影响。

首先,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改变了企业周围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有助于打破原有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加剧不同类型银行之间及网点之间的竞争(张杰等,2017;李志生等,2021)。当银行业竞争程度较低,即垄断程度较高时,出于风险控制等考虑,银行通常偏好向企业发放短期贷款,而不愿提供风险更高的长期贷款(马君潞等,2013;钟凯等,2016)。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使得企业周围可以提供信贷供给的银行网点数量增多,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加剧。这将降低企业对特定银行的依赖,削弱银行在借贷市场上的“卖方势力”,提高企业在信贷契约中的谈判力。随着竞争加剧,银行将通过减少信贷审批程序、放宽信贷审批条件等方式来争夺客户,从而提高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降低信贷融资成本(Rice and Strahan, 2010; 姜付秀等, 2019)。特别地,为满足长期投资需求及避免流动性风险,企业将更愿意选择能够为其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此时,迫于竞争压力,银行将增加高风险的长期信贷资金供给,并通过延长贷款期限的方式来争夺和锁住客户(马君潞等,2013;刘莉亚等,2017)。

其次,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改变了企业周围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缩短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盛斌和王浩,2022)。一方面,银行在与企业签订信贷契约时,通常需要与企业进行多次现场沟通和接洽,并进行信息搜集或实地调查,且在事后还需要对贷款企业进行监督,以保障贷款安全收回(许和连等,2020)。银企距离缩短提高了银行获取企业信息的便利性,有助于获取企业更多的私有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信贷契约签订过程所产生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信息搜集成本等(Knyazeva and Knyazeva, 2012)。同时,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也有助于银行更好地进行事前审查,更准确地评估企业信用风险。因此,当银行距离贷款企业较近时,为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意愿将会更强。另一方面,出于贷后监督和风险防控等考虑,银行通常不愿意为企业提供风险更高的长期贷款,而是发放短期信贷来降低企业的代理冲突和道德风险。通过频繁与企业签订短期信贷契约来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加强对贷款企业的监督和控制(马君潞等,2013;邹静娴等,2022)。特别地,长期贷款期限较长,未来能否收回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而更加依赖事后监督来保障贷款的安全收回。已有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性能够增强监管部门及中介机构等对企业的监管(John et al., 2011)。因此,银行距离借款企业越近,越容易对借款企业进行事后监督和控制,从而降低借款企业的代理冲突和道德风险,进一步增强银行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的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有助于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只有与其产业结构相匹配,才能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林毅夫等,2009;张一林等,2019)。这一理论思想在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体现为“中小银行优势”假说,即大银行和小银行在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讲,大银行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冗长的代理链条导致信息生产者和贷款决策者的层级较远,难以有效传递和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及企业发展前景等重要“软信息”。因此,大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更加依赖企业的财务报表和可抵押的资产等较为客观、易于观察、便于传递和

验证的“硬信息”,因而偏好为信用记录较好、可抵押资产较多的大企业提供信贷服务。而中小企业由于信用记录较短且没有充足的可抵押资产,因此缺乏有效的“硬信息”,导致其难以从大银行获得贷款。与大银行不同的是,中小银行的内部层级较少、信息传递链条较短且经营更加灵活,因而在挖掘和利用中小企业“软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等,2009;Berger et al.,2017)。由此可以推测,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使得中小企业周围分布的中小银行网点数量增加,其在帮助中小企业获取长期信贷资金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相对大企业,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中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更强。

长期以来,大型国有银行在我国银行业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与国有企业之间天然联系导致民营企业在信贷市场上面临“信贷歧视”(方军雄,2007)。且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较多的政策性负担,通常有政府提供隐性担保,其信贷违约风险也更低。同时,由于大型国有银行更加依赖于“硬信息”,也使其更偏向于服务发展成熟和抵押品充足的国有企业。因此,尽管民营企业经营效率更高,而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更低,但国有银行还是倾向于将长期信贷资金配置给国有企业,导致民营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明显短于国有企业(Song et al.,2011;陈耿等,2015)。与大型国有银行不同,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承担的政策性任务相对较少,其经营更加市场化,且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通常更高,因而有助于为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服务(Chong et al.,2013;蔡竞和董艳,2016)。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大型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这将有助于弥补原有国有银行垄断下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来源缺口,缓解民营企业在信贷市场上所面临的产权歧视,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长期信贷资金。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相对国有企业,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民营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度数据为样本来源,包括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将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作为中小企业的代表。考虑到疫情期间,为减轻企业还款压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信贷扶持政策,其中包括延长企业还款期限;且疫情期间线上办公模式,可能会对正常情况下银行物理网点的金融服务功能产生影响。为避免上述因素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因而使用2019年之前的数据。剔除ST公司、金融业及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得到20161个样本。银行网点分布数据源于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金融机构许可证信息,公司财务数据源自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Maturity_{i,t} = \alpha_0 + \alpha_1 Branch_{i,t} + \sum \alpha_k Controls_{i,t} + Industry +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被解释变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 (*Maturity*)。参考已有研究(陈耿等,2015;邹静娴等,2022),使用长期借款在借款总额中的占比作为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度量指标。特别地,考虑到“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科目大多是从长期借款科目中转入进来。因此,长期借款包括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解释变量:企业周围分布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 (*Branch*)。首先,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银保监会披露的金融许可证信息查询系统获得各年度所有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详细地址。然后,利用互联网地图和地理编码 API 技术获取所有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纬度信息。类似地,获取所有企业的经纬度信息。在此基础上,计算每家公司与所有银行网点之间的地理距离。先前研究表明,银行的信贷服务在地理范围上存在 16~20km 的“阈值半径”,距离企业越远的银行为其提供信贷服务的可能性越低(张伟俊等,2021)。因此,最终计算得到每年每家企业周围 5km、10km、15km、20km 范围内分布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 (*Branch_n*),并加 1 取自然对数¹。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邹静娴等,2022),模型加入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销售增长率、固定资产占比、流动比率、无形资产占比、现金持有水平、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控制变量。此外,为了缓解信贷需求侧因素对实证结论的影响,进一步控制企业周围 5km、10km、15km、20km 范围内分布的其他企业数量之和²。

(三)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长期贷款占比的均值为 37.62%,中值为 30.19%,最小值为 0。而在 Fan et al. (2012) 研究中,发达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高于 60%,美国甚至超过了 80%,中国仅为 10%。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的长期贷款占比有所增加,但依然偏低,甚至有些为 0。企业周围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分布数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较大,意味着不同企业所面临的银行信贷融资环境存在较大差异。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i>Maturity</i>	20161	0.3762	0.3369	0	0.3019	1
<i>Branch_5</i>	20161	3.4185	1.4703	0	3.5264	5.7869
<i>Branch_10</i>	20161	4.3038	1.4603	0	4.4427	6.5236
<i>Branch_15</i>	20161	4.7525	1.4471	0	4.9200	6.9527
<i>Branch_20</i>	20161	5.0267	1.4185	0	5.2204	7.0484

1 考虑到银行业务活动地域分割性的特征,企业所在城市之外的商业银行网点不计算在内。

2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定义见附录附表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Branch_5*、*Branch_10*、*Branch_15*、*Branch_20* 的估计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以 *Branch_5* 为例, 企业 5km 范围内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每变动一个单位标准差, 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将变动 6.33%。上述结果表明, 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且估计系数随着银企距离的增加而呈现出衰减效应, 反映出银企距离对于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服务的重要性。为便于结果展示, 后文仅报告 5km 和 10km 的回归结果。

表 2 中小银行网点扩张与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Branch_5</i>	0.0145 *** (7.39)			
<i>Branch_10</i>		0.0105 *** (5.07)		
<i>Branch_15</i>			0.0094 *** (4.35)	
<i>Branch_20</i>				0.0078 *** (3.4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N	20161	20161	20161	20161
Adj. R ²	0.2641	0.2630	0.2627	0.2625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报告的为 T 统计值, 下同。

(二) 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效果检验

为检验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化, 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企业规模与中小银行网点分布数量的交乘项。中小企业, *SME* 取值为 1; 大企业, *SME* 取值为 0。表 3 第 1 ~ 2 列显示, *SME* × *Branch_5* 和 *SME* × *Branch_10* 均显著为正, 表明相对于大企业, 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中小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延长作用更强。这也反映出中小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小银行的异质性功能表现, 为“中小银行优势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进一步, 为检验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效果是否存在不同, 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产权性质与中小银行网点分布数量的交乘项。民营企业, *Own*

取值为 1;国有企业, *Own* 取值为 0。表 3 第 3~4 列显示, *Own* × *Branch_5* 和 *Own* × *Branch_10* 均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民营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延长作用更强。这也意味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也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在获取长期信贷资金时所面临的产权歧视。

表 3 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效果检验

变量	(1)	(2)	(3)	(4)
<i>SME</i> × <i>Branch_5</i>	0.0067 ** (2.30)			
<i>SME</i> × <i>Branch_10</i>		0.0064 ** (2.27)		
<i>Own</i> × <i>Branch_5</i>			0.0111 *** (3.85)	
<i>Own</i> × <i>Branch_10</i>				0.0119 *** (4.2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N	20161	20161	20161	20161
Adj. R ²	0.2644	0.2633	0.2657	0.2648

(三) 内生性问题

虽然使用企业层面商业银行网点分布数据可以更精确识别单个企业所面临的特定银行信贷环境,有助于排除地区层面其他混合因素对实证结论的干扰。但银行网点分布也可能是对信贷需求端的反馈,即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可能倾向于在信贷需求较高的企业周围设立网点。此外,也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利用外生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结合地理边界断点回归模型以增强因果推断。

1. 基于放松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的外生冲击

本文利用 2009 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作为外生冲击。该政策取消了对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数量的限制,引发了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的迅速扩张,可以视为一个较好的外生冲击事件。其一,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该政策并非是由某个银行的网点分布状况或单个企业信贷需求决定的,因而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是个外生冲击。其二,银行对新网点位置的选择不太可能或较小可能受某一单个企业的影响。基于此,构建如下模型:

$$\begin{aligned}
 \text{Maturity}_{i,t} = & \alpha + \beta_1 \text{Treat}_{i,t} + \beta_2 \text{Post}_{i,t} + \beta_3 \text{Treat}_{i,t} \times \text{Post}_{i,t} + \sum \gamma_k \text{Controls}_{i,t} \\
 & + \text{Industry} + \text{Year}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 $Treat$ 为处置虚拟变量,若企业所在地或所在地的省会城市在 2009 年之前没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设有分行或所在省份没有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注册,则 $Treat$ 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 $Post$ 表示该政策冲击时间窗口,2009 年及之前取值为 0,2009 年之后取值为 1。交乘项 $Treat \times Post$ 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¹。表 4 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在 1% 以上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原有结论保持稳健。

表 4 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i>Maturity</i>
<i>Treat</i>	- 0. 0289 ** (- 2. 31)
<i>Treat × Post</i>	0. 0483 *** (3. 47)
控制变量	Yes
行业/年份	Yes
N	20161
Adj. R ²	0. 2625

2. 地理边界断点回归

通常而言,距离同一地理边界较近的企业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征较为相似,其交通设施和经济发展环境等往往也较为相近。地理条件优势(交通发达、资源丰富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同时也可能吸引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地理边界断点回归采用局部线性方法估计边界某一邻域内的样本来消除地理特征等导致的不可观测的混合因素干扰。基于此,本文基于经纬度信息计算了每一个企业与所在地级市行政边界多边形的距离集合,并从中选择最短距离来反映边界距离,同时使用邻近地级市的交乘虚拟变量来控制共同边界(张伟俊等,2021)。表 5 分别报告了距离行政边界 5km 和 10km 的地理边界断点回归结果,发现结论保持不变。

表 5 地理边界断点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距离行政边界 5km 内		距离行政边界 10km 内	
<i>Branch_5</i>	0. 0122 ** (2. 57)		0. 0121 *** (3. 35)	
<i>Branch_10</i>		0. 0093 * (1. 70)		0. 0074 * (1. 83)

1 限于篇幅,平行趋势检验见附录附图 1。

续表

变量	(1)	(2)	(3)	(4)
	距离行政边界 5km 内		距离行政边界 10km 内	
共同边界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N	5574	5574	8416	8416
Adj. R ²	0. 2835	0. 2830	0. 2961	0. 2955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将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政策作为工具变量,采用 IV-2SLS 进行检验。第二,考虑到该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利用大型国有银行等其他类型银行进行安慰剂检验,对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进行随机抽取,并重复 500 次随机估计。第三,进一步使用企业周围分布的其他企业资产之和以及负债之和来控制信贷需求侧的影响。第四,将样本区间延长至 2022 年¹。

五、拓展性分析

(一)影响渠道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可能会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一方面,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加剧了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银行将迫于竞争压力增加高风险的长期信贷资金供给,并通过延长贷款期限的方式来争夺和锁住客户。另一方面,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改变了企业周围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缩短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银企距离缩短有助于银行获取企业私有信息,并加强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控制,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增强银行为企业发放长期贷款的意愿。基于此,本部分进一步对上述潜在渠道进行检验。

首先,参考张杰等(2017)研究,本文基于企业 5km、10km 范围内不同类型银行网点的分布数量构建赫芬达尔指数,以此反映企业所面临的银行竞争环境。为便于理解,对该指数取负数,即其值越大,表示银行竞争越激烈。进一步地,使用企业周围 5km、10km 范围内分布的银行家数(即周围有多少家银行)作为第二个指标。表 6 第 1~4 列结果显示,Branch_5、Branch_10 均显著为正,表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显著加剧了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支持了加剧银行竞争渠道的推测。

其次,参考张伟俊等(2021)研究,本文使用距离企业最近一家银行网点的地理距离

1 限于篇幅,结果见附录附图 2 和附表 2~4。

作为银企距离的代理变量。表 6 第 5 ~ 6 列结果显示, *Branch_5*、*Branch_10* 均显著为负, 表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有助于缩短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 支持了缩短银企距离渠道的推测。

表 6 渠道检验: 加剧银行竞争和缩短银企距离

变量	(1)	(2)	(3)	(4)	(5)	(6)
	银行竞争: 赫芬达尔指数		银行竞争: 银行家数		银企距离	
<i>Branch_5</i>	0. 0609 *** (70. 19)		5. 4570 *** (81. 78)		-0. 1523 *** (- 32. 13)	
<i>Branch_10</i>		0. 0649 *** (76. 95)		5. 5254 *** (55. 80)		-0. 1051 *** (- 19. 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0120	20143	20161	20161	20134	20134
Adj. R ²	0. 5392	0. 6146	0. 6673	0. 6569	0. 2146	0. 1569

进一步地, 倘若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是通过缩短银企距离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 加强了银行对企业的监督控制, 从而增强了银行为企业发放长期贷款的意愿。那么, 当企业原本的信息透明度较低时, 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其信贷期限结构的作用效果将表现更加明显。而当企业原本的信息透明度较高时, 银行本就很容易获取企业的相关信息, 因而通过银企距离缩短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效果会相对有限。类似地, 当企业原本的代理冲突较小时, 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本就比较低, 因而通过银企距离缩短来加强对企业监督的效果会相对有限。为此, 本文使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来估计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 并将其作为企业信息不透明度的度量指标 (*Opaque*), 且使用管理费用除以总资产 (*AC*) 作为代理冲突的度量指标。表 7 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当企业原本的信息透明度较低或代理问题较严重时, 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其信贷期限结构的延长作用会更加明显, 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推测。

表 7 渠道检验: 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

变量	(1)	(2)	(3)	(4)
<i>Opaque</i> × <i>Branch_5</i>	0. 0650 *** (2. 80)			
<i>Opaque</i> × <i>Branch_10</i>		0. 0444 * (1. 89)		

续表

变量	(1)	(2)	(3)	(4)
$AC \times Branch_5$			0.1478 ** (2.18)	
$AC \times Branch_10$				0.1613 ** (2.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N	17552	17552	20161	20161
Adj. R ²	0.2781	0.2768	0.2677	0.2667

(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网点金融服务功能的影响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对传统商业银行产生冲击。张海洋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会抑制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的扩张速度,加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网点退出。虽然数字金融发展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网点缩减,但商业银行也可以利用数字金融技术提升其信息获取和信息甄别能力(李逸飞等,2022),从而增强商业银行为实体企业,尤其是为更加依靠“软信息”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参考张海洋等(2022)研究,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企业所在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并按年度中值将样本划分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较低地区。

表8结果显示,无论是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还是在较低的地区,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均有助于延长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但从系数值及T统计值来看,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延长作用更强。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增强商业银行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能力。

表 8 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较低地区	较高地区	较低地区	较高地区
$Branch_5$	0.0091 *** (3.68)	0.0289 *** (8.55)		
$Branch_10$			0.0071 *** (2.81)	0.0258 *** (6.5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N	10348	9730	10348	9730
Adj. R ²	0.2579	0.2904	0.2585	0.2883
组间差异检验	0.000		0.000	

注:由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始于 2011 年,因此之前数据以 2011 年填补。

考虑到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决策更加依赖于“软信息”,因此对商业银行的信息获取和信息甄别能力要求更高。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检验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表 9 结果显示,相对于数字金融水平较低的地区,在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延长作用会更强。

表 9 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7)	(8)
	较低地区	较高地区	较低地区	较高地区	较低地区	较高地区	较低地区	较高地区
<i>SME × Branch_5</i>	0.0004 (0.09)	0.0095 ** (2.06)						
<i>SME × Branch_10</i>			0.0008 (0.21)	0.0091 * (1.82)				
<i>Own × Branch_5</i>					0.0047 (1.15)	0.0113 ** (2.30)		
<i>Own × Branch_10</i>							0.0055 (1.42)	0.0156 *** (2.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0348	9730	10348	9730	10348	9730	10348	9730
Adj. R ²	0.2595	0.2908	0.2601	0.2889	0.2578	0.2917	0.2584	0.2894
组间差异检验		0.000		0.000		0.000		0.000

(三)中小银行网点扩张能否缓解企业“短贷长投”

金融抑制导致的长期信贷资金供给不足,使得我国企业不得不依靠短期贷款来支持其长期投资。由此造成的“短贷长投”现象,不仅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运行风险,甚至影响金融稳定。由此,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能否缓解我国企业长期存在的“短贷长投”难题? 参考刘晓光和刘元春(2019)的研究,本文使用短期负债比例与短期资产比例之差作为企业“短贷长投”的代理变量。表 10 第 1~2 列结果显示, *Branch_5* 和 *Branch_10* 均显著为负,表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短贷长投”。第 3~6 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也均显著为负,表明相对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短贷长投”的缓解作用更强。

表 10 中小银行网点扩张与企业“短贷长投”

变量	(1)	(2)	(3)	(4)	(5)	(6)
<i>Branch_5</i>	-0.0031 *** (-2.84)		-0.0010 (-0.74)		-0.0012 (-0.92)	
<i>Branch_10</i>		-0.0036 *** (-3.02)		-0.0008 (-0.55)		-0.0016 (-1.14)
<i>SME × Branch_5</i>			-0.0044 *** (-2.66)			
<i>SME × Branch_10</i>				-0.0058 *** (-3.53)		
<i>Own × Bank5</i>					-0.0037 ** (-2.29)	
<i>Own × Branch_10</i>						-0.0039 ** (-2.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0161	20161	20161	20161	20161	20161
Adj. R ²	0.4208	0.4206	0.4188	0.4189	0.4189	0.4189

六、结论与启示

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银行业结构,有助于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文考察了放松中小银行市场准入引发的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加剧了企业周围的银行竞争环境,并通过缩短银企距离降低了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从而增强了银行为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意愿,延长了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第二,相对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小银行网点扩张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期限结构的延长作用更强,表明中小银行能够发挥服务中小企业的优势,并有助于缓解产权歧视。第三,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增强商业银行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信贷资金的能力,尤其是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第四,中小银行网点扩张有助于缓解企业“短贷长投”,且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强。

本文结论政策启示如下:首先,银行信贷结构关系到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支持力度,不合理的信贷结构不仅会加剧实体经济运行风险,甚至可能影响金融稳定。因此,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仅要体现在资金供给的总量上,还要体现在结构

上。当前以银行业主导的金融体制改革应充分重视和加强对实体经济长期信贷资金的供给,以满足实体企业的长期投资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其次,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只有与其产业结构相匹配,才能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进一步推进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完善银行业市场竞争结构,健全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业体系,进而提高银行业结构与实体经济的适配性,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放松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后,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网点布局的同时,其不良贷款率也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因此,中小银行需加强自身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应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布局、适度有序扩张。

参 考 文 献

- [1] 白云霞、邱穆青和李伟,2016,《投融资期限错配及其制度解释——来自中美两国金融市场的比较》,《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第23~39页。
- [2] 蔡竞和董艳,2016,《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11期,第96~111页。
- [3] 陈耿、刘星和辛清泉,2015,《信贷歧视、金融发展与民营企业银行借款期限结构》,《会计研究》第4期,第40~46+95页。
- [4] 方军雄,2007,《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经济研究》第12期,第82~92页。
- [5] 姜付秀、蔡文婧、蔡欣妮和李行天,2019,《银行竞争的微观效应:来自融资约束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6期,第72~88页。
- [6] 李健和陈传明,2013,《企业家政治关联、所有制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基于转型经济制度背景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第157~169页。
- [7] 李逸飞、李茂林和李静,2022,《银行金融科技、信贷配置与企业短债长用》,《中国工业经济》第10期,第137~154页。
- [8] 李志生和金凌,2021,《银行竞争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研究》,《金融研究》第1期,第111~130页。
- [9] 林毅夫、孙希芳和姜烨,2009,《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第8期,第4~17页。
- [10] 刘莉亚、余晶晶、杨金强和朱小能,2017,《竞争之于银行信贷结构调整是双刃剑吗?——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微观证据》,《经济研究》第5期,第131~145页。
- [11] 刘晓光和刘元春,2019,《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经济研究》第7期,第127~141页。
- [12] 马君潞、郭牧炫和李泽广,2013,《银行竞争、代理成本与借款期限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4期,第71~84页。
- [13] 盛斌和王浩,2022,《银行分支机构扩张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金融供给地理结构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第99~117页。
- [14] 盛天翔、王宇伟和范从来,2017,《利率工具、银行决策行为与信贷期限结构》,《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第22~39页。
- [15] 王红建、杨笋、阮刚铭和曹瑜强,2018,《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金融研究》第2期,第100~117页。
- [16] 许和连、金友森和王海成,2020,《银企距离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经济研究》第11期,第174~190页。
- [17] 张海洋、胡英琦、陆利平和蔡卫星,2022,《数字时代的银行业变迁——网点布局与行业结构》,《金融研究》第9期,第75~92页。

- [18] 张杰、郑文平和新夫, 2017, 《中国的银行管制放松、结构性竞争和企业创新》, 《中国工业经济》第 10 期, 第 118 ~ 136 页。
- [19] 张伟俊、袁凯彬和李万利, 2021, 《商业银行网点扩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理论与经验证据》, 《世界经济》第 6 期, 第 204 ~ 228 页。
- [20] 张一林、林毅夫和龚强, 2019, 《企业规模, 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管理世界》第 3 期, 第 31 ~ 47 页。
- [21] 钟凯、程小可和张伟华, 2016, 《货币政策适度水平与企业“短贷长投”之谜》, 《管理世界》第 3 期, 第 87 ~ 98 + 114 + 188 页。
- [22] 邹静娴、申广军和刘超, 2022, 《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金融研究》第 6 期, 第 74 ~ 93 页。
- [23] Berger, A. N., C. H. S. Bouwman, and D. Kim. 2017. “Small Bank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Alleviat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Providing Liquidity Insurance over Tim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0(10): 3416 ~ 3454.
- [24] Chong, T. T. L., L. Lu, and S. Ongena. 2013. “Does Banking Competition Alleviate or Worsen Credit Constraints Faced by Small –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7(9): 3412 ~ 3424.
- [25] Custódio, C., M. A. Ferreira, and L. Laureano. 2013. “Why are US firms using more short – term deb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8(1): 182 ~ 212.
- [26] Fan, J. P. H., S. Titman, and G. Twite. 2012.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apital Structure and Debt Maturity Choices”,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47: 23 ~ 56.
- [27] John, K., A. Knyazeva, and D. Knyazeva. 2011. “Does Geography Matter? Firm Location and Corporate Payout Polic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1(3): 533 ~ 551.
- [28] Knyazeva, A., and D. Knyazeva. 2012. “Does being Your Bank’s Neighbor Matter?”,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6(4): 1194 ~ 1209.
- [29] Rajan, R. G. 1992.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he Choice Between Informed and Arm’s — Length Debt”, *Journal of Finance*, 47(4): 1367 ~ 1400.
- [30] Rice, T., and P. E. Strahan. 2010. “Does Credit Competition Affect Small – Firm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65(3): 861 ~ 889.
- [31] Song, Z., K. Storesletten, and F. Zilibotti. 2011.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1): 202 ~ 239.

Branch Expansion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Banks and the Credit Term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LI Wanli LIU Xiaojian XU Junping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Hunan Provincial Branc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ummary: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phase of rapid growth to one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a greater emphasis on innovation – driven and quality – led growth. This requires long – term and stable financial support.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China’s banking – dominated financial system has primarily supplied short – term loans,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shortage of long – term credit funds. This inadequacy fails to meet the long – term investment and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needs of entity enterprises. Existi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highly concentrated structure of China’s banking industry is a major factor

leading to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long – term credit fund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banks face low competitive pressure. Due to risk control considerations, banks prefer to provide short – term loans to enterprises and are reluctant to provide long – term loans. Meanwhile, large state – owned banks tend to allocate long – term loans to less efficient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while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 (SM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of higher efficiency struggle to obtain long – term loan support.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theory, a country’s banking structure can more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real economy only when it aligns with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Currently,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ominated by SM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banks (SMBs) has lagged. In 2009, the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issued the “Opinions on Adjusting Market Entry Policies for Branches of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ommercial Banks (Trial).” This policy removed the restrictions on market entry and the limitations on the number of branches that joint – stock and city commercial banks could establish, leading to a rapid expansion in the number of their branch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expansion of joint – stock and city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on the term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oans. We find that SMB branch expansion can extend the term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oans. Compared to large enterprises, it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SMEs,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SMBs”. Meanwhile,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SMB branch expansion intensifies banking competition and reduc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gency conflicts by shorte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thereby increasing banks’ willingness to provide long – term loans to enterpris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enhances commercial banks’ ability to provide long – term loans to real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o SM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Finally, SMB branch expansion helps alleviate the “short – term loans for long – term investments” of enterprises, especially SM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while most existing studies examine the impact of bank competition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based on data from all bank branch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ansion of joint – stock and city commercial bank branches. By constructing firm – level spatial distribution data of SMB branches, it captures the specific banking environment changes each firm faces, providing a more direct and precise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SMB branching deregulation. Secon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SMB branch expansion on the loan terms for large enterprises versus SMEs, we find that SMBs have a greater advantage in serving SMEs. This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terogeneous functions of SMBs but also provides micro – level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theory. Third, Zhang et al. (2022) found that digital finance development inhibits the expansion of joint – stock and city commercial banks. We further find that digital finance development enhances banks’ cap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screening, thus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provide long – term credit to entity enterprises, complementing existing research.

Keywords: Bank Deregulation, SMBs Branches Expansion, Credit Term Structure, Optimal Banking Structure
JEL Classification: G30, G21, M20

(责任编辑:林梦瑶)(校对:ZL)